

究竟「我是誰」 塩田千春與高更

文／鄭芳和 圖／徐浩登

塩田千春 《靜默中》 西元 2002-2021 年 裝置藝術。

身為宇宙中的一份子，我們對自己有多少的認識呢？我們活著，不免會觸及我們從哪裡來，要往何處去的生命思索。人類自亙古以來，對生命意義與真理的思辨，使希臘先哲在不斷熱烈地追索中，終於碰觸到生命最根源的「我是誰」的追問。

「我是誰」在哲學或宗教上有諸多無止盡的思辨與解答，每個人的思想與心念都建立在自己靈魂的獨特經驗上，而藝術家往往是踽踽獨行的神祕者，又是探索創意和經歷人生的冒險者，他們往往透過個人私密性的視覺經驗，以作品展現他們與世界之間的連結關係。

對於「我是誰」如此謎樣般的命題，藝術家如何穿透外在事物的表象，打破理性思維，打開內在的心眼，看向靈魂的深處，在作品中演繹靈魂的面向，揭露更深層的生命真相？塩田千春(しおたちはる)與高更(Paul Gauguin)是否都在他們的藝術生命中完成一個既美麗又野性的實證？

“由記憶織成的顫慄的靈魂”

日本藝術家塩田千春(西元 1972 年～迄今)，以線編織的裝置藝術，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她的作品蘊含著有如大地之母般的包覆感，在抽象又魔幻的裝置空間裡，散發著虛實交錯的神祕感，又透顯著詭異的不安感。塩田千春說：「我很難去說明我是誰這件事，我便把這些心事化為



塩田千春 《不確定的旅程》 西元 2016-2021 年 裝置藝術。

作品。」。

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大型個展(西元 2021 年)中，每位觀眾一步入展覽場，就沉浸在塩田千春布下的天羅地網中。那件《不確定的旅程》(西元 2016 年 - 西元 2021 年)在地面上船形的黑金屬框架中，千絲萬縷的紅毛線如火般燃燒，像鋪天蓋地的紅色血海——「線條彼此糾纏、交織、斷裂、拆解。它們總是映照出我內心世界的一角，彷彿在表現人與人之間不同的關係狀態。」一根根糾結的線，傳達出她內在沸騰的情緒與記憶，那是她童年乘船返回祖母家，在海上歷經大風浪的危險經歷。紅色是熱情又血腥的顏色，既是一段充滿希望的快樂出航，又是令人驚懼的旅程。也許回溯童年的驚懼，就釋放了自己，療癒了自己。

另一件《靜默中》(西元 2002-2021 年)，燒焦的鋼琴，燒焦的椅子，被黑色

的線細細密密地纏繞、包圍，圍出一個空有椅子，無人，無聲，徒留一片靜默的演奏廳。這是塩田千春9歲時，她隔壁鄰居火災，她發現一架鋼琴被燒得全身焦黑，卻又感到無比的美麗。她以黑色的線，編織出埋在心底許久的記憶，既是感傷卻又充滿了神秘感，那線條宛如旋律般在空中飄盪，使演奏廳又死裡復活，恢復她的莊嚴性。

而《去向何方》（西元2017-2021年），一艘艘白色編織成的船，被黑線一一串起，彷彿飄浮在空中的幽靈船，塩田千春說：「用白線，它象徵著純潔，喪禮上使用白色菊花，死者身上穿的衣服是白色的，白色意味著結束。」，白色既是純潔又是結束，那似船又似白色包裹的人體，將去向何方？塩田千春以浪漫般的裝置藝術，拋出人死後何去何從的質疑。

在不安的恐懼中綻放藝術之花

而人死後真的一切就如白紙般，純純地歸零嗎？真的什麼都沒留下，一切都結束了嗎？塩田千春總是不斷地扣問自己。從小她回父母家鄉掃墓時，總會聽到亡者的呼吸聲，甚至玩耍時瞥見別人的靈魂出竅。那種不安的恐懼隨時縈繞著她。

塩田千春早年的行為藝術《浴室》，她用泥水由頭部往下澆淋自己，在泥濘中



塩田千春《外在化的身體》西元2019-2021年 裝置藝術。

她靜靜聆聽身體的呼吸是否順暢，她表示：用回歸塵土表現死亡。年輕時，她就想體驗與土合一的死亡感。

美術館內一件令人觸目驚心的作品《外在化的身體》（西元2019-2021年），紅色皮革如被撕裂般片片斷斷的肌肉垂吊而下，與如被切割成網狀的神經迴路，串聯成四散的肢體，與落在地面鑄成鋼的畫家的手腳，共構成肢離破碎的身體。難道塩田千春又要體驗被支解的身體，魂飛魄散的感覺嗎？這次不是體驗，而是她真實



塩田千春《去向何方》西元2017-2021年 裝置藝術。

面對即將死去的感覺。西元2005年33歲的塩田千春被診斷出罹患卵巢癌，西元2017年她又被告知癌症復發。「當我被宣告我真的會死時，我才體認到生命的有限。」。

以作品追緝靈魂的蹤影

塩田千春如何面對死神，尤其這次在北美館的盛大展出，她說：「在展覽成功之前，在展品完成之前，我一定得好好活著，一定要完成到最後的念頭變得非常強

烈。」，曾經說過生命中沒辦展覽就活不下去的塩田千春，終於憑著堅忍的意志力沒讓回顧展變成紀念展。

身體體質一向敏感的塩田千春，一直以作品追蹤靈魂的去向。她甚至不忘向與她女兒同是十歲左右的小朋友，詢問：「靈魂存在嗎？」，「人死後靈魂會去哪裡？」，「靈魂有顏色嗎？」，「植物、動物有靈魂嗎？」等問題。她向這群才來地球投胎十年上下的靈魂徵詢解答，有的靈魂說：「我認為靈魂不會完全被摧毀，

它像個家。」；有的則說：「當靈魂離開我們去拜訪他人，它會變成一段回憶。」。

塩田千春把他們的回答製成錄像藝術《關於靈魂》，她深感自己在靈魂的答案中獲得了身心靈的寬慰。

先前西元 2019 年 6 月塩田千春在日本東京森美術館舉辦個展，那時她剛接受化療後不久，她說：「光是活下來就已經耗費全力的狀態，成了我這次展覽最核心的東西。」，塩田千春的展覽最核心的主軸就是「不存在的存在」，她那顆戰慄的靈魂，在她再度罹癌後，總是不斷問天，問自己：身體如果消失了，我會在哪裡？於是她以身體的不存在，構思她的個展。創作時，當她在線條間纏來繞去，她不斷告訴自己：死亡並不是一條線，跨過後就什麼都沒有；現在做的東西，在



塩田千春《時空的反射》西元 2018 年 裝置藝術。

死亡這條線之後，還是可以繼續留存。她爆發強大的創作欲，即使她時時活在死亡的恐懼中。

那種看不見未來的不確定性，那股恐怖的死亡驅力，推動著塩田千春將破壞性的癌症能量，移轉為創造性的能量，療癒自己顫動的靈魂。

“藝術就是我的宗教”

關於他一向關注的靈魂，塩田千春覺得在宗教裡可以找到許多答案，但不免會受到侷限，然而她也會加以反覆思考，阻

礙後再呈現在她的作品中，她說：「藝術就是我的宗教。」。

每次展覽塩田千春與她的團隊，都大費周章地在現場依空間的尺度再編織出千絲萬縷，展畢又得將絲縷一一剪斷。從無至有；再由有至無，在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彷彿是她從重重纏縛的絲線中，走向心靈抽絲剝繭的過程。

尤其西元 2021 年這次塩田千春在北



塩田千春 西元 1999 年 行為藝術。



塩田千春《成為畫》西元 1994 年 行為藝術。

美館的個展，她對我是誰或靈魂存在與否或與宇宙的連結的體驗似乎更為深入。塩田干春說：「我的身體裡有一個宇宙，無論身體裡面或者外面都有一個宇宙，什麼能夠連結兩者？內在宇宙與外在宇宙能夠融為一體的地方，或許就是我創作的世界吧！」，她感覺創作時她彷彿活在夢境而與宇宙產生連結。

塩田干春，已瞥見了幽微的啓悟之光，當她發現內在宇宙與外在宇宙融為一體的所在，正是她創作的世界，也是她跟宇宙連結的臍帶。

肉身是靈魂的居所，肉身生病，靈魂顫動，肉身不在，靈魂安在？將藝術當成自己的宗教的塩田干春，當她的內在宇宙與外在宇宙合一共振時，所顯現的神祕視境，是藝術創作的夢境，也是靈魂與宇宙連結的所在。

一生都在漂泊的高更（西元 1848-1903 年），以狂野的心靈在西元 1891 年初抵波里尼西亞群島大溪地 (Tahiti)，生活了兩年回巴黎，再重抵大溪地（西元 1895 年），直到西元 1903 年去世於他的心靈原鄉。

“我們從哪裡來？”

高更的巨幅名作《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往哪裡去？》（西元 1898

年），有如史詩般的巨作，由右邊躺在三名婦女旁熟睡的嬰兒，到中間明亮的黃橙色的半裸土著伸手採集野果及一旁坐在地上吃野果的小孩，再到畫幅最左邊一位幾近裸身的女子伴著白髮蒼蒼雙手掩著臉頰、雙腳弓起的老人，及身後的一尊白色神像。

在一片青綠色調的大溪地山脈、海洋、與樹林裡，貓、狗、鳥等動物與當地土著自由棲息著，高更以簡潔的線條，明暗色的對比，勾勒出過著原始採集的大溪地土著的生活。

告別早年曾是印象派成員的高更，不再描寫眼睛所見的自然景物的色彩與光線的變化，在這幅畫中他已超越視覺之美的疆界，在暗黑的藍、綠、棕色調中，所鋪陳出的夢幻般的氛圍裡，左下方在老人背後流淌出一片不規則的白色，特別突兀，似乎象徵著靜謐潔白的靈界。

高更在這幅畫裡，鋪陳出生與死，青春與老朽，原始與文明等人類生存的情境。在畫的右上角，他以法文留下三句提問，那是自古以來希臘哲學家不斷思考的亙古的命題。

其實高更的那三句提問——「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往哪裡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 What Are We ? Where Are We

Going ?——正是高更一生的命運與形式風格的最佳註解，也是他此生一直想揭開的生命之謎，想徹底認識他自己。

第一句提問「我們從哪裡來？」，與其說是宇宙大爆炸而生或是宗教所說的上帝創造人，不如尋找最近的血緣，高更常堅信他是蒙特祖馬 (Montezuma) 的後裔。為什麼？蒙特祖馬是曾一度稱霸中美洲的墨西哥阿茲特克帝國君主，後為 16 世紀的西班牙所征服。而墨西哥是美洲文化大國，擁有古代印地安人創造的燦爛文明。

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 (Flora Tristán) 出生於巴黎，父親是祕魯貴族馬里亞諾 (Tristán Moscoso)，母親是移民西班牙的法國人安妮 (Anne Pierre)。他的外祖母是一位關注各類解放女性和勞工權利運動的作家。高更的母親是西班牙貴族，父親是法國人，是一名記者與作家。生於巴黎的高更，3 歲時與父母移往祕魯，父親卻不幸死於途中，高更與母親在祕魯居住，直到 7 歲才返回法國。

在高更的血緣裡，交揉著祕魯、西班牙、法國的血統，而又自稱是蒙特祖馬的族裔，他的文化認同已不單純只是一種文化，一個國家，他是跨文化、跨族群的混種，因而他要問，他從哪裡來？

“我們是什麼？”

其次高更的第二個提問是「我們是什麼？」，我們是人，但是生而為人，我們的人生價值或意義是什麼？古希臘雅典城的德爾斐神廟上刻著一行字——認識你自己——因為唯有認識自己，才能做出正確的抉擇，為自己的命運負責。

35 歲之前的高更，服務於巴黎貝爾坦交易所 (Bertin) 已 12 年，是位成功的股票經紀人，妻子是丹麥富商的女兒，兩人育有五子，既擁有大宅，也是印象派作品的收藏家，可謂是富裕的中產階級份子。

可是就在 35 歲那一年，他的野性甦醒了，他不再追求身外之物的財富，他拋妻棄子，獻身繪畫。而 43 歲那一年，高更的靈魂甦醒了，他前往大溪地尋找心靈的創作夢土，47 歲他又再度前往，決意放逐自己，在他的心靈樂園。他一生做了兩次關鍵性地出走，高更徹底地改造了自己的靈魂。一次從股票經理人出走，他不想繼續在巴黎過著安逸的生活；一次從巴黎走到大溪地，他找回了生命的熱情，卻是過著窮困潦倒的後半生。希臘哲人蘇格拉底的智慧名言：「沒有經過檢證的生命不值得活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高更以藝術檢證自己對待生命的態度，一如在電影《愛在他鄉 (Brooklyn)》裡，高更為成為偉大藝術家而承受的身心

靈之苦。

清楚自己意向的歸屬，即是認識自己，活出全然的自己，是一位真正的人。高更以他的一生回答了他自己的提問「我們是什麼？」，是一位以純粹的藝術護持自己身為人的尊嚴的人，即使他生前沒得到應有的尊嚴。

“我們往哪裡去？”

高更的第三個提問「我們往哪裡去？」，其實第三個提問與第二個提問是一體的兩面，倘能清楚地認識自己此生的生命意義，就知道自己的生命藍圖往哪裡去。高更說：「每個人心中都有夢，最勇敢的莫過於去新的地方做新夢，而不是在舊夢上縫補編織，這才是夢和現實的實際距離，是一種永不妥協的精神。」。

高更由巴黎出走到法國的布列塔尼(Bretagne)，他寫給友人的信中說：我在那裡找到了粗野和原始的悸動。高更感動於布列塔尼樸實的風土與特殊的民俗風情及率真純樸的村人。在《佈道後的視覺》

(西元 1888 年)一圖中，高更描寫婦女在聽完佈道後，走出教堂腦海所浮現的「雅各與天使摔跤」的景象：褚紅色的大地，中央斜橫出一株樹，分隔出虛幻的搏鬥與真實的村婦，在虛實相映裡，高更發展出「綜合主義」，以不描摹眼前的實景，而是根據畫家的感知與想像所描繪的圖象。

高更的創新表現已與印象派只畫表象的實景背道而馳，引起一群年輕的創作者追隨高更組成「那比派 (Les Nabis)」，強調主觀表達，探索更深邃的神秘世界。高更對宗教、神祕學或異域玄幻色彩的體驗，被視為是象徵主義的先驅。

離開巴黎去新的地方孵夢，讓高更大有斬獲，下一步他更大膽的行動是離開法國，飄洋過海去到他鄉。行前高更接受「法國回響報 (Les Echos)」訪問，他為何要再回去大溪地（西元 1895 年 3 月 15 日），他說：「為了畫出新的東西，你得回到源頭，回到童年。我的夏娃幾乎是動物，所以他即使是全裸的，依然貞潔，所有在沙龍裡的維納斯，都是放蕩形骸而下流的。」。

的確，大溪地女孩混融著植物與動物的體香，驅動著高更狂野奔放的情慾，他筆下的女人不是畫他的女友就是太太，都是 13 或 14 歲青春洋溢的女孩，袒露著飽滿豐腴的褐色身體，散發著純真、潔淨的自然魅力。

為了畫出新的傑作，高更必須回到童年，找尋生命源頭。高更的童年在祕魯 (Peru)。而祕魯是聞名世界的古印加文化的發祥地，她的組成人口印地安人占約 45%。而根據美國科學家最新的基因研究，玻里尼西亞 (Polynesia) 人最早在前哥倫布時期就已經和南美原住民有所接觸，並且

發生基因交流。

“自殺未遂，成就生命感悟之作”

所以高更的提問「我們往哪裡去？」，既是往根源追溯，因為西元 2020 年科學家證實美洲的印地安人 (Indigenous) 的 DNA，有部分基因與居住在大洋洲的玻里尼西亞島的原住民相同。難怪有著祕魯基因的高更，靈魂總是不自覺不斷地召喚他，回到源頭玻里尼西亞群島的大溪地，那裡是他一生的鄉愁，是他放手一搏，也要回歸的生命原鄉。

這幅巨作的誕生與高更的哲學天問，有可能是高更忽然接獲最鍾愛的 20 歲女兒的死訊，50 歲的他，貧病交迫，苟延殘喘，崩潰之餘自殺未遂，在生命的絕處，綻放生命的感悟之作。

高更終其一生都在捨棄「優越感」，棄白人擁抱土人，棄文明選擇野蠻，棄巴黎而就大溪地。他晚年甚至辦雜誌與期刊，批判當地的殖民政府，也寫了一本小書《現代精神與天主教 (L'Esprit moderne et le catholicisme)》，批評天主教早已散失真正的福音精神。在高更的靈魂深處，他已體會到他的真理，允許他看穿教條信仰的束縛，回到人原本擁有的崇高的神性本質。

在《與神合一 (Communion With God)》書中，訊息告訴我們優越感的想法是誘人的，是人類的十大幻象之一，而高

更在 19 世紀末早已躬親實踐了，他以他的藝術與神對話了。

“「我是誰」的身世密碼”

高更晚年探索的是西方歷經工業革命後的精神貧困，而重新發掘具有原生式魅惑的前現代土著文化，尋回現代人失去的心靈原鄉；塩田千春從編織的空間裝置藝術中，穿透烙印在童年的記憶印痕，以編織作為她的安魂儀式。

而兩人在創作過程中都面臨病魔的痛苦折磨，在人生的荒原上，不斷受到寒涼冷風的襲擊，然而他們終究在戰慄的心神下，成就了自己藝術的巔峰。

塩田千春與高更兩人此生的靈魂壯遊，雖是充滿無處不在的惘惘威脅，然而在生命的絕處，兩人對我是誰或靈魂的歸向都發出深切的質問，以藝術觸及人類的終極關懷，深具宗教精神。

然而「我是誰」的生命提問是否有答案？終身行止於印度聖山，靜默凝定的聖者拉瑪那 (Ramana) 尊者，將人生一切問題與解答都聚焦在「我是誰」的身世密碼上。他的教誨是直指核心的「我是誰」(Who am I)。

拉瑪那尊者問：「這個身體不是我，這個我是誰？」，他說：「我不是這個身體，不是感知、心思等，我是真我。」。拉瑪那尊者 16 歲時因瀕死經驗而開悟，他直證



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北美館個展。

真我，洞明身體的我是虛幻不真，是一切苦難的源頭，因而參悟「我是誰」是去除我思我維，才能探究真我，回歸本源。

而真我是什麼？拉瑪那尊者說：「真我僅是本然的『在』而已。」，不是你的身體，不是你的心思，只是你絕對的存在。拉瑪那尊者指出「只要有我便會罹苦」，所以唯有心思內返，處在無費力的自然狀態，自我自然消滅，往外奔馳的心思騷動便止息。因而只要常常參問這個外馳的

「我」是誰？心思就會收攝，返回自己內心的本源，即真我，所以馬哈希·拉瑪那尊者：我就是那個我在。

當靈魂不再顫慄，不再恐懼，純然安住在「我在」那種無思、無我的寂靜，就是與天地同流，同在，直入天堂聖境。拉瑪那的「我是誰」，破除自我，回歸真我，無疑是對西方哲學上一再探究的「我是誰」，提出東方在生命定位與本質探索上的詮釋，被著名的美國超個人心理學家肯恩·威爾伯 (Kenneth Earl Wilber) 推崇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聖者。

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的

「我思故我在」，是西方以邏輯思維為基礎所發展出的至理名言，但印度的瑜伽士薩古魯 (Sadguru)，重申「因為你在，所以你能思考」，唯有你的存在，你才會生化念頭，你所認為的極樂、狂喜或全然寧靜的時刻，即使沒有念頭或思維，你仍然存在。薩古魯發出提問：你想要做一個活生生的人，還是一個思考的人？又問：你來這世界是為了體驗人生，還是為了思考人生？

想必體驗人生比思考人生更為有趣，人生苦短，風雲詭譎，生活在高度機械文明的我們，往往被理性壓抑了太多的情緒與情感；不妨真真實實地活著，活在當下事物中，體會每時每刻的存在，讓直覺或彈性的創意噴發，做自己想做人。傳下《白寶書 (RAMTHA: The White Book)》的開悟者藍慕沙 (Ramtha's) 說：「重要的是知道你今生是誰，和讓自己今生快樂。」，言下之意，是踏上靈魂敦促你去體驗獲得實現的旅程，讓靈魂翱翔，讓今生的自己快樂，或許這就是「我是誰」的意義了。無疑的，塩田千春與高更兩人都在人生的行旅上，紮實地做自己，實證了「我是誰」的今生歷險。

參考資料

- Gabriele Crepaldi 著，許丹丹譯，《天才藝術家－高更》，閣林文創西元 2016 年
- 西元 1895 年 3 月 15 日高更接受「L'Echo de Paris」(巴黎回響)記者訪談，見邱建一西元 2010 年 10 月 25 日部落格
- Null Megan Gannon, DNA reveals Native American presence in Polynesia centuries before Europeans arrived, National Geographic 西元 2020 年 7 月
- 尼爾·唐納·沃許著，陳淑娟譯，《神說了什麼：「與神對話」25 則核心訊息，改變你的生命與這個世界》，商周出版，西元 2021 年
- 臺北市立美術館製，《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影片，西元 2021 年 8 月 7 日
- 《令人失落與孤寂的，或許不是已經失去的，而是終將是去的：「我想知道靈魂的歸屬和去向。」》專訪塩田千春，《Art Press》，西元 2019 年 10 月 10 日
- 李郁欣《專訪塩田千春：死亡並不是一條線，跨過去就什麼都沒有》，《天下雜誌》，西元 2021 年
- Adela Cheng, 《塩田千春來台佈展的策展巧思！與空間互動無法被複製的作品》，《La vie 雜誌》，西元 2021 年 5 月號
- 拉瑪那尊者，蔡神鑫譯，《真我三論》西元 2016 年，紅桌文化
- 薩古魯著，項慧齡譯，《一個瑜伽士的內在喜悅工程：轉心向內即是出路》，地平線文化出版，西元 2017 年
- JZK publishing 編，張小鷗、朱玉琪、陶馥蘭譯，《白寶書》，新雨出版，西元 2010 年